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三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也莫國史為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為言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

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方帝澤鴻龎賚及四海誥命辭頌咸與撰定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晉府秩滿復入為翰林待制時則有若左丞相監修國史耶律公承旨霍魯忽孫安藏前左轄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講學士徒單公河内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雖承之幾於一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祖宗對天之鴻庥聖訓

無窮之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饜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紬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為八卷題之曰玉堂嘉話其或燈火節堂之夜尊罍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前想玉堂於天上嗚息有時盛年不再良可嘆也然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為恨顧惟此生不為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玉堂嘉話卷一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月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謂內外兩省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軼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朕命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于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參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謂之千佛名經其克

詞臣者即為一佛出世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楦攘蠆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今實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

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册
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又
親筆作史大略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帙皆有定體
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公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
變皆有紀録就此公未老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
難措手者竊念太史公諱鶚字百一曹之東明人正大
元年甲申獲承傍狀元第遂應奉翰林文字殊為金主
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遇聖上寵光益

隆如諮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日蝕以撤樂罷宴為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先師明慶感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為請允焉後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私謚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旨都堂與文字召静應姜真人去者惲時為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静以知來智能藏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

載勤馹傳幡然而至暫辭嘉遯之鄉罄爾所懷與復細

繹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獲授翰林待制是

日赴院供職

為春旱禁酒詔　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欽戒

無彛況糜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

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許來奏實為䁲民可

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

時和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為春祈雨青詞　伏以萬物並生於兩間亭毒必資于帝力皇天佑命于一德精誠可格于高穹比者時雨愆常秋種不下念無辜之民將罹荐至之災循省自修庶回哀眷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恒數斡造化之玄機下敉豐隆霈流甘澍蘇稿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張九齡等誥於玉堂　其詞曰門下春秋之義尚重卿材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名中奉大夫守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閣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載光而親賢稱首

審能羣會所涖有孚寧惟是日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
鈞繄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
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
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
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如故主者
施行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
印凡五顆制可下旁作細字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
郎中闕　又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

大字署曰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禄守尚書右丞相集
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
國武都縣開國伯暠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
國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
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光
禄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柱國
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議大夫
中書舍人内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

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弘文館學士

上柱國臣耀卿曰黄門侍郎曰朝請大夫給事中内供

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書如右請奉制付

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書告銀青光禄大夫守中

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

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以下作

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字上空後復與前平頭書郎

中惲下細字書主事懷琛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黄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下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鸞梟並集駑驥同槽為嫌予曰帝堯在上咎夔與驩鯀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

唐李紳拜相（後有徽宗御書跋）

門下興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明之效苟非材擅人傑道茂時宗藴經濟之宏規積巖

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克舉
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
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李紳氣稟清剛體含沖穆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貞
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及
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委
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多潤飾之能邦憲著

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尤彰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佽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惠澤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錫其高第換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像果副虛求爾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塤篪期君臣如魚水無使仲山補衮獨見美於周詩汲黯匡

時嘗推高於漢史祇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
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
吏部之印旁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高
行與告文齊細銜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與細銜齊制書
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

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及左司郎中復
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次吏部侍郎次
尚書左丞以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頭曰告銀青光禄
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贊皇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
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勲
郎中判懿下細銜曰書主事次張弘亮次令史楊温次
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　徽宗御跋云恭

讀太祖皇帝實録載偽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
司空趙國公方昶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
季札回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
昊昊欲誇詫其事結綵為樓置告于中朝服前導盡呼
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
二千疋謝季札詳閲告文正昊所詫之告也然自武宗
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諒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
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寶四字

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王汝已
末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
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
語辭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葢宣則王言親
諭誥則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詞云朕
新即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於殿陛四
為舉首非材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陛以北

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為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楫云有司以卿貲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專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為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是也其誥如狄梁公顔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為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顔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淄川人浮陽王頤文叔說　初鹿菴先生奉敕定撰趙

秘書先世碑文纔畢先生旋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為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説噫古人有言風霜别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内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尚哉昔比干效忠於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隋而唐太宗為文祭之葢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乎金而

聖天子為之立碑淵衷睿鑑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謀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氣養素厚且復爾耳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為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提擲其帽於几壟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少帽子聞者捧腹待制楊恕字誠之金文獻公楊尚書子常談其父正大

間所陳奏議曰臣聞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請見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覧以盡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為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為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為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為次第故所

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況能被堅執鋭以為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猝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為我軍之累不若無之之為愈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三説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為之雄者在千萬人亦然如總州縣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為先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

募願為蓋天下之民虛為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顧出身加以束帛之賞募之為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甞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為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僝

弱而不能戰恇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竊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遍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邏卒持梃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歲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為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

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慮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然限之以路分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半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錢鈔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行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該一千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

之法也知所以收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竊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被其虚名之美而不究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于實無補于民適足為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撻楚從事於悤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恐然惟以不得罹於州縣為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保里正主首

之屬因緣為姦官直之及貧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為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户賦口斂亦不為過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和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蓋不貲矣況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

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所能識也雖然臣竊料宋人為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謀秘策可以揺動中國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為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來所過敗衂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智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後鼔行而進則淮南可折箠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之南北盡為

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冦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接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為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為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筭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蹟若干編類者其間機晝三二顯事多歸賈楊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菴先生徐謂曰無容異時修輯正書豈容及此從繁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為夷且會體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　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世甞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手度可

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敧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舊藏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為宋子玉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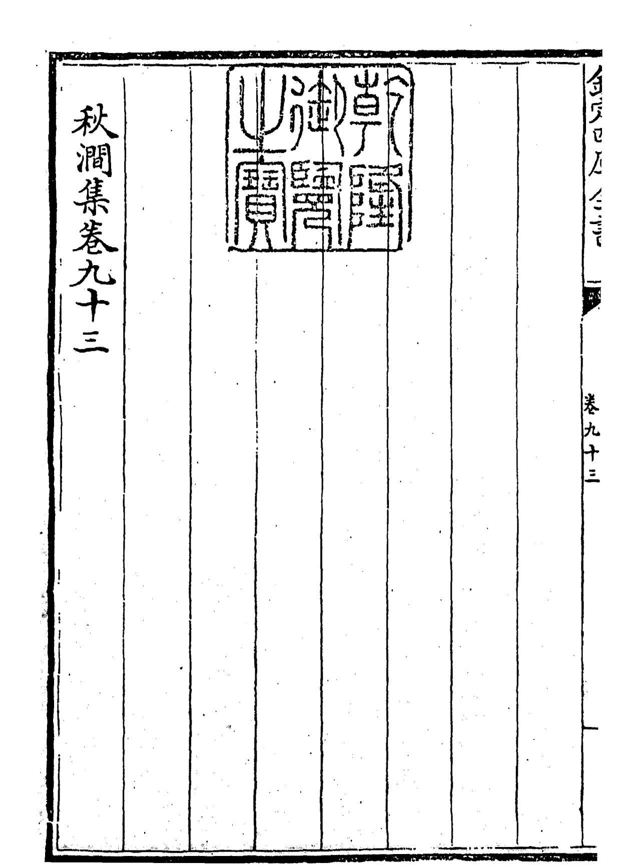
古者婦人無謚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謚自是遵為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子夏日玉堂即事亦有二絶句陰陰槐屋冪閒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緣春雨過映階侵户

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閒雲待卷舒重為明時難再遇等閒羞老蠧書魚

頒高麗歷日詔云云惟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襯生白暈者即尸沁也



秋澗集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四至九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羅澤

秋澗集卷九十四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之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為上碾與刀盖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

磨李廷珪墨法　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户用聚星玉

版硯磨李廷珪墨求木菴書硯為墨所畫木菴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用水依分數漬隔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硯

論硯先觀其石性麄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即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睛朱砂紅石緑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閻立本老子西昇如此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

歷天文之謂乎

太康冢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地里物色考之恐皆非也予向與吳教授㑹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冢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趺皆有南征並壽之字以史考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

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揷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

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賛其原蓋出於此

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歐陽文尊經尚體於中和中做精神

鹿菴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為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無以清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於先生先生曰汝以爲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謇不足先生爲首肯

地震説　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動以地道安静反動爲異也又靈臺秘苑云地本於陰而生萬物其形至厚其德至静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臣强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爲變異小人

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飢若動於宗廟宮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佞並進大臣數動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臣專政民離散亦為失地若火燃者火為陽精地為陰主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為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

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配國土為占歲日月時辰及災見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只以日時相加為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令本朝大臣無不安之人外戚無乖剌之心諸侯無强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

適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為齊乙為海外東夷丙為楚丁為江淮南蠻海岱戊為韓魏中州河濟已為韓魏庚為秦辛為華山以西之國壬為燕趙衛癸為常山以北北方之國子為周丑為狄魏亦主遼東寅為趙楚卯為鄭辰為晉邯鄲趙巳為衛午為秦未為中山梁宋之國申為齊晉魏酉為魯戌為趙吳越亥為燕

天鳴有聲人主驚憂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乙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斿三十六年一交十

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斿三年一交大斿所在天開眼小斿所在人相食以上皆東平占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考之知之矣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

凡日食於窓隙間穿紙如錢許取影視之可見食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為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常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屛立殿西勢猶奄奄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得貼黃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幷南北軍於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

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

西使記 壬子歲皇弟實呼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出烏孫中西北行有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濶數里曰昏木

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伯實巴哩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為海約千餘里曰赫色勒巴斯多魚可食有碾磑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博囉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閒錯土屋牕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

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菓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
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察穆爾
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
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唯過醉葡萄酒
吐則解有噹酒博囉城迤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
方至瑪哈中以馬拽拖牀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奇布
密肆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伊都兩山間土平民
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

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
云此黄河也二十八日過達喇寺三月一日過薩蘭城
有浮圖諸回紇禮拜之所三日過伯什蘭諸回紇貿易
如上巳節四日過呼喇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
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為崑崙山以西多䵷蛇行相雜
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户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
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撏思干城大而民繁時
羣花正坼唯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指名城

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又其滿地産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扎爾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嚥之自消曰阿實爾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産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努格薩爾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敷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諳布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飛鳥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鄂囉屯駐於此二十

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蘺以栢二十九日彿掃兒城满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穆爾納延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唯擔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峯峻絶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絶高險仰視之帽為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欵已而烏嚕烏爾蘇勒坦出降蘇勒坦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别據山城令其子取

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為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日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穆爾納延在西域中最為兇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奇勒爾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

首黒身黄皮如瀿魚口吐紫艶過阿爾丹城瑪扎察爾人
被髮率以紅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
三十國有佛國名竒布密肆在印毒西北盖傳釋迦氏
衣鉢者其人儀状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
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歳取布達
國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合里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
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
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

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為之壁皆以黒白玉為之金玉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産大珠曰太歳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值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世至合里法則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産馬名脱必察合里法不悦以橙漿和糖為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里法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布達諸國之

祖故諸國皆臣服布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國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顔八兒房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癖顔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翌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布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僧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如

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禩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戍以革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蟲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蛤滿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氏一千二百萬户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已未年七月烏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

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産銀黒契丹國名乞里灣王名呼教豐廸音蘇勒坦聞王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惟尾在翅内每日中振羽香猫如土狗糞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鶺鴒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其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

中得之薩巴爾出西海中盖珉瑀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為香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為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牝馬有駒不敢同牧每被引入海不復出皂鵰一産三卵内一卵生犬灰色而毛短隨母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齧草至秋可食臍内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

凡一十四月郁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寖遠國號變易事亦難考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盖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伯女叔

鄂王岳飛謚忠武文　主而忘身玆謂人臣之大節

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賛書追告幽穸故

太師追封鄂王謚忠武岳飛威名震于中外志略根

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

恢復之義為必申謂忠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詔

札俱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淩烟之偉績先罹

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

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頒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遂以真王之爵既解誣於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言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

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菴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畫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唯不中格律而汗漫披猖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户也又云後學雖不業科舉至於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

二王行書其蜿蜒欹傾之妙若行雲流水似不拘於律然即於筆意求之其端莊流麗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菴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試問於不肖惲對曰自史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於前辭省於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矣先生為忻然

西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西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為馨香

陰為臭穢西方氣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常

辛殿撰小傳　棄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尚氣節

少與泰安党懷英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為金

臣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吾將

從此逝矣遂酌别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

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

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銅博吾爵者耶其為授

觀文殿修撰及議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桓公雪

九世之恥春秋譏之况我與金人不共戴天讐邪今日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侂胄當軸與公議合自是敗盟開邊用兵於江淮間者數年公方略居多開禧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陛辭復以金人内亂宜亟攻為言辭情慷慨義形於色繼侂胄再議恢復乃以樞密都承旨召公於越中道以疾卒道號稼軒上人今文集中壽南澗翁者蓋侂胄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齋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破辛字也

至元二十年予按部來遊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勑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尋詔許京朝官假觀予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於左

王羲之四月帖四十字

獻之三帖一洛中二杜昔三北問

王羲之與謝安石評書帖後有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

用功安有不出於古今者耶觀王謝首所爭若此況他哉蓋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十餘年竹葉樹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數至穀牋藤紙反復書之佳者收採自書背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家崇寧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秘玩手臨

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臨書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秘閣墨跡皆唐人硬黄臨本但得臨本皆可蓄惟鵞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熈寧五年子瞻書

褚遂良臨黄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褙紙則硬黄

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之詩俗書趂姿媚此公不為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

獻之草洛神賦紙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縱縱横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後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三十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後有梁普光閒題跋云唐人臨本不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道祖題錢文僖公題尚父嘗寶此帖尚父謂武肅王鏐也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涵光勑
李陽氷墨蹟篆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氷篆二十六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閑上人詑得韓序帖後有韓琦劉敞富弼歐陽修宋敏求題云此卷蠟紙書非摹本也歐云如此韓公稱實録云書係顛草

歐陽率更帖二臨本度尚帖襄陽審定真蹟秘玩

智永禪師春雨帖又真草千文墨蹟

唐相李憕聯句帖後跋云筆勢似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黄魯直張浮休邵餗王詵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顛逸帖

唐史惟則墨蹟篆隷韻係小篆體例修狹後張浮休李
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迹後自題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
辨賀生為我讀之汝年少眼明上有四世三公之印

懷素草　千文草聖　遊京師帖　論草字帖　自敘
帖　布帘帖　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以下諸帝墨蹟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太傅墨蹟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法

似是孫過庭

唐僧亞棲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

一夕書廣韻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

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覩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泰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册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天寶八載製

懐素洛中帖近於洛中得王右丞晉磯静釣水閣閒碁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筆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蹟送賀八歸越詩

顔書　與兄常山太守書　乞米帖　與宗室李太保

勉　奉辭帖　與盧八倉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後有唐陳鋡印誌　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蹟草書譜過庭字虔禮陳留人高宗垂拱二

年書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于用筆儁拔剛

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東坡書洗玉池銘擘窠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蹟及

上清儲祥宫碑墨蹟皆後書老泉撰商左山云蓋避黨

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為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讃靖康元年五月書蓋將歿前二月絶筆書也

秋澗集卷九十四

秋澗集卷九十五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之三

楊凝式小字詩式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關西老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

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

擘窠大字墨蹟山谷書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又云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為甥張大同書擘窠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遷於僰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屠兒村側蓬雚柱宇䋛䌌同逕然頗為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强尚有中州時舉子氣習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蹶雍容林丘

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蔕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縱橫意韻瀟散絶類瘞鶴銘

書少陵畫鶻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子十六篇後跋云姪從萬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以萬里

來故不能已

山谷書一十幅内此君軒詩擘窠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内草聖一為李華重試南豐鄭熈秉核筆崇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絶筆也

達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内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介甫東坡詩後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鏡梳裝似亦姸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遠涉帖予二十年前覩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為孔明書及入秘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收為武侯書明矣

蘇氏寳章東坡黄門邁遲等帖遲即頼濵子也

米書黄龍寺碑宋相張商英撰

襄陽書一十幅内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弘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蔡邕得之於神人邕傳女文姬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永傳智果果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長史傳顏魯公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三人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齊文宣帝　周武帝

隋文帝　隋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秘閣富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德故曰文昭帝又云僞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謚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後主煬帝餘皆衮冕若五方帝之儀其曹丕司馬炎宇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宇文邕

鬚模糊滿頷兩顴上亦有長鬚下垂

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道士即封君達

畫洛神賦後有梁普光間題跋臨本

吴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孚蠟屐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世

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

韓幹出水馬

李思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宫圖

戴嵩牛

李將軍鶻

唐人翦騘馬

貫休竹

韓幹正面馬

韋偃羣衛圖後主收

唐人化行天竺

荆浩江村早行

韓幹四馬圖七人解衣下水

李昪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畫人物宴集甚盛

張萱界畫宫閣侍女圖及醉女圖内有以紫色粉塗面者

韓幹三花御馬真

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

小李將軍翠微宫圖合幅一幅畫十四人皆騎者二步

者一幅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曹将軍霸猟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雜
色錦袍裹方平巾帶長叉兩韄箭左手握弧右抽矢于
房騂騮馬豹韉紅錦襴胄鞅同勒有鑣朱絲條鞓馬迅
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内懐懿皇后李
氏用紫粉色自眉以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頬直鼻梁上
下露真色一線若紫紗冪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宫人

有巧笑者以姤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袞冕圖　車輅圖
易元吉獐猿　蓼花草蟲
楊棐象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
丘慶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黃筌碎金圖　猨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瓌馬騎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渲

張戡騉馬圖

崔慤江鴨

李伯時著色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

黄居寀鹿

艾宣雞冠黄葵　杜鵑花圖

崔白秋塘戲鴨

郭忠恕界畫著色宫閣圖

李伯時著色夜遊宫圖　嬪十人奄四人皆騎

徽宗臨張萱宫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溢目與夢中所見略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録序

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并和坡詩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鬃

赤驃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至元元年與翟處正觀於東平武濟之家

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并覔柿霜無核棗四帖後又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語

僧傳古坐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為春旱於范大師觀迎此龍於嚴東平北宅每旱張是圖輒雨此日亦然

龍蒼胡蹲坐火雲中頂與鱗甲間皆有緑髮世所畫皆

蝤蛑耳宣和題妙品

趙邈齱噀墨虎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觀於田尚書和卿家

以上二畫皆有詩人意古人欲以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閒碁令人不覺身在其間傳古龍出雨應氣來噀墨虎睛隨人轉鄰姬顰蹙馬踐家具之變此長沙云精筆感人

有如此者蓋非虛談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圖埒傳旨本院定撰順德資戒碑及普門塔碑銘鹿菴曰老夫作資戒碑乃令不肖撰塔銘惲謝不敏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聞奏頗稱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為身為身忙却可

商左山云顏平原中興頌蓋變王箚大篆為真楷耳

劉房山書說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同私行抵淮上以覘虛實號曰黑護衛前次相下宿南郭逆旅張燈置酒聞有新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邸中召與飲劉素善謳能詩即以歌侑觴詞氣慷慨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識之黎明劉復持酒餞謝上既乘以手札付劉曰府尹我親知也可用此投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通刺久不報見左右遑遽具儀物受旨方悟疇昔為海陵云及還宮即特

旨起復劉為京朝官後從南狩同歿江上

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應

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

一日於端門兩闕間灰界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

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宫行禮畢即由左掖門出

風埃大作所謂出門塵漲如黄霧始覺身從天上來曾

有口號一絶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鴛行紫雲

低覆千官入潤作金爐百和香

讀韓文孔戣墓銘孔子三十八世孫戣字音作蘇回反

王丞旨慶八秩詩西菴云人才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名

已令貳膳常珍進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藥裹封

災隨臘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允老而

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匡政奬力扶周孔上經

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礪

瀘溝帶繞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圖花蕊團圞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人

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米元暉所藏古端硯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岩石也先公得於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著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羲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於所都唐開元五年為始從諸無量請也見無量傳

王黄華稱香品有蜡螭小月夜窓幽几之辭公壽止五十三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黄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黄河漸南洛水舊道斷絶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萱宫騎圖其侍從有挈金橐駞者盖唐制宫人用金駞貯酒王𪎭藏香

趙同簽説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盖從

南第一轂也

宋克温說今陰山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曰幹端古烏孫今幹落孫瀚海析海薛良河今悉連哥回鶻今外五回紇今回回不谷寒呲伽可汗身毒印都吐蕃土波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車服志帶拖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不瞑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産鑌鐵迺為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盖州盖葛牟城也明昌初易名曰辰州云鹿菴

有旨講究光禄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明禄爵勲功也言光禄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禄勲郎中令秦始置掌宫殿門户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餚膳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

略與金同

杭州畫工潘氏寫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寫又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晦菴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檢校名蓋正官上加官也

沅州安撫使郭彦髙大名人説廣中風土其地皆山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瓠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大理東境相接郭詩有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絶雁書

丁丑歲二月初黄河自陜州靈寳清澄至河南府或云自潼關至三門集津王子年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黄河千年一清又曰聖人生鹿菴曽命擬中省賀表天開昌運統一車書地應休徵河清陜洛恭惟德照天漢恩溥淵泉覆幬何止於中華洋溢遠沾於方表以致潤涵九折鏡凈兩涯自陜至巴幾千里之餘由乙踰丙殆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形影皆分躍圖馬於龍宫未容專美舞馮夷於鱗屋時出效靈顧兹上瑞之方

臻特表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覩榮光敢傾葵日之誠用代詞人之頌遐荒嚮慕百川宗滄海而王寶祚洪延萬壽等丹丘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云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叛唯有壬子最豐穰正月上旬子細看實先生云近歲頗有應驗故録

聞捷鹿菴命擬中省賀表天綱雖疎曾恢恢而不失罪人斯得逆穆穆以來平外侮既消頌聲交作恭惟仁含

動植德嬈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惇九族荐雷之震遠驚而邇懼大風之舉歌動而雲揚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乎海内臣某等職叨省署阻奉鑾輿佇目龍旂逶伸虎拜歸牧武成于周馬歌功美邁于唐鐃六辔言還春動兩都之和氣千官飲至歡騰萬歳之霞觴

馮渭金詔赦録序有云灞陵森栢荒凉白露之中明惠寢園寂寞蒼梧之遠又云荏苒十霜竟摧一戰指哀帝也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麗俗然每日唯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内慰字不挑心寫宋人蕭山則題云今專官横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對吏民豈復有畫戟清香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時平事自少耳為頳州時久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救飢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萬稱酒務柴數十萬稱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之有累吾内樂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之謂能官

太常少卿宋弘道以先農𭁐肉來致適李應奉受益擕

毛詩青蠅至甫田諸圖請跋其後有云觀其禽魚草木車

服籩豆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

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予至於斯耶

大都城隍廟設醮青詞代鹿菴作　天鑒雖高曾惕顯思之

命基圖寅紹敢忘奉若之誠爰自君臨頗歷年所顧眇

躬之上託致至理之維艱豈期外侮潛消復荷天休滋至

朔雪炎風大開一統金穰玉燭屢致豐年而又雲靜祈

連春回沙漠晝日有平安之報霜風無偃薄之虞匪涼德之能然皆神靈之所祐乃即青陽之月恭修金籙之科誥演琅函真臨玉境蕁含景蒼精之駕覆垂雲洪蔭之仁監兹報謝之衷重以保持之福干戈止息永維四海之清邦國榮懐以尚一人之慶

新船落至祭嵗君文（成舟委波謂之落至）　惟神灼知一嵗之事泛彼中河轉致厥載上下安輸非神曷賴

修端門前橋啓土告嵗君地祇文　應門將將前臨天

津玊輅所經虹梁必陳爰構爰締築之陾陾神維垂祐迄於有成

五方帝祭文　因方殊號尊以帝稱殿臨五部有赫其靈維橋之作鞭石駕梁所冀擁衛大来百祥

減江南冗員詔草　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非擾民也朕自混一江淮於今五年優恤元元之心不違夙夜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

憫然罔副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量輕重去處其一切冗濫凡有擾於民者盡行革去爾其各安恒業永底爾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維新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似前不悛者已勑行御史臺糾察中書省究治外咨爾黎庶體予至懷

誡諭官吏詔草　朕自統一南北以來設置羣官大小畢備俾上下承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省併一新自爾厥後各慎攸司以興滯補敝為心以便國益民為

事務施實惠毋尚虚文夙夜在公尚期予治若有狃習故常傷殘蠧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兹誥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赭三曰騰霜白四曰凝露驄五曰決波騟六曰發電烏内奔虹赤與決波騟綰結其尾絡首皆聳銜皆有鑣揮䆁者服色皆以朱砂紅石緑粧染蘇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　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頼此檻資斧曷

勝檻既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面靦心羞檻謂直臣可無結舌爾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雲直欄横檻整整而陳噫

徐子方蘭瓶詩一竅鬼功開混沌八蠶神繭墮扶桑

秋澗集卷九十五

秋澗集卷九十六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之四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陽也陰也天也三者合然後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

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從左將旦則自後

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于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化之者先以斡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

鹿菴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　伏以時逢喪亂嶽瀆分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睠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揺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絶親鄰之好既興師而問罪即列陣以長驅戈船浮鄂渚之波鐵馬度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是皆上帝垂祐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於黔黎故盛事施及于沖眇尚

祈貽鑒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　伏以踐阼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城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宗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沖眇以何功實祖宗

之餘廕尚祈昭鑒永錫嘉休

瀛國公制辭　時逢屯否嶽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

眷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奥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

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

木虞淵之地無不來庭罄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

異用慰徯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

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趙㬎乃能察人心之嚮

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悞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議

決謀宮禁送欵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
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
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行

凉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 徒單侍講括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予時為御史曾
照刷提舉司文案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析居總二百三十二萬户

天干地支　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為

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　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萬二千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皆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充使

六帖說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于必中選也

鹿菴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條以一身之微維萬事之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事近因省革偶值停閒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伺

便請張之際為害滋深仍轉側以周思非監臨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反為傷琴瑟既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西溪云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意辭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

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贄時為

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名之之意贄曰以嫌疑故特迴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贄入賀

予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啜菜根豈此之謂也

宋末下時江南謡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顏也夫熒惑之精下散而為童謡不爾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馬

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圜丘圖　曾聞其官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録記與陵見宋使儀衛戊子日入見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

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門中馳道甚濶兩旁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户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門兩腋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内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宫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

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門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團鳳大花氈可半庭殿兩旁有朶殿朶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閤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立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

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卻轉南由露臺北行入殿閾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帟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遥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

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 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挐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虚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于休息元元使天下共饗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為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既渡江以扼海鐵

騎千羣後踰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遍舉於此時也非不能掎角長驅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看浙江之潮春露鱣杯談笑挹吴山之翠葢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況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真西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我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

定惟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絶棄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歉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虚文時廌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庚寅年四月七日開平府

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荼肆中有司名公甚急

公曰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已而

果至曰為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

入供職有猝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

甚稱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親萬機國事實為未

明政統猶懼多缺尚賴爾文武多士內外庶寮上下同

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成興滯補廢之功

然而養資考者每務于因循嗜閒適者或託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將何賴蓋嘗深惟百姓勤勞之意尚不能忘累聖涵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祖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繕況爾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為臣亦猶夫為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復强敵期于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軫念庶幾弘業以昭功爾其

朝夕在公豈宜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玆出話言以為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冤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予毋吝于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于細碎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扶弱抑强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於大而分閫小而掌兵固當志殄寇讐日闢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于粻糧臨事

或生于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于彼此役部伍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我有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憲務恪慎于官箴享富貴于當年垂功名于身後且賞罰期于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玆誠前代之良規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能周室果聞于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於肅清公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玆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言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賜完顏用安鐵券文

皇帝若曰咨爾内族英烈戡難保

節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兖王完顔用安

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勲賞存舊典卿台階孕秀

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爲兒戲營壘已成長

學神機風雲暗曉方將提挈義旅勤勞王家服金革以

不辭冒矢石而有勇頃遭逢于多壘偶陷没於他邦而

能臨事見機去偽從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

難殄殲不時而州縣皆服聰聞如此歎矚久之朕方總

攬英雄興建功業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

胙爾以諸王之封寵爾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于玉牒勲業復紀于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盖欲宥及于十世不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黄河永及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言庸示丹書之約於戲謂予不信鑒詩人皦日之言不與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為翰林修撰

鹿菴云世稱米南宫者言禮部也自唐以來見稱或云

指太常也米芾嘗為太常官

宗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彌逺教之視可者以繼統

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

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温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廣

揚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

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綦官苦蛇毒取雄黄貯紗囊中掛四

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絶無毒物蟠蟄

鹿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佑平安而已宋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少正夘言偽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于行事為節合而言之為道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曰韓愈不獲用於世修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其紀年實用夏正觀豳國風為可見矣只為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穀梁雖迂遠義理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為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

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聞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予即曰若陳為善之心不宜羅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為不泯矣魯齋為首肯

柳文五就桀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

及于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
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
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内
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清天
下平宗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澈故清亦如
霜降水潦收而清也
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

問事西湖雖好莫唫詩坡初以為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為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於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塹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顏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説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卅字本音鈒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燼焉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焚于御史斯文未喪監僅存于秘書

觀顔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而潤盖筆善轉而韻勝故也

何粲政繼先説大名宣撫司叅議烏庫哩貞區處事機

甚有決斷時奉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圍李璮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以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潤子清謀曰璮賊未下魏為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聾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四和馬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

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禀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孟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禀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禀偏駁之甚自

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為性論者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

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而至于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晦翁象刑說　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可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于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譽耳

觀蜀工孫知微造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者
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卿臨
吴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被甲者又觀周宣王
宣榭敦考其欵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顏
真卿奉敕書予以為雖顏氏童僕尚不至此恐是世俗
好事者為之
盧摯説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髙祖有為之主不

能革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蕭何之責因與論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蕭何為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自無首尾為間余詳思處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為大故自阿衡為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清不惟異常亦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以上為五代祖增而上之

也

鹿庵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觀今禮部韻如十灰十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不謹嚴知之

鎮國寺栢上生芝中宫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如左　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黄

者爲喜陶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本枝上所生狀如木檽音軟抱朴子云木芝者生於栢脂名曰木威喜夜視有光本草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黒芝曰天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黄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酒也宋敏求春明宫退朝録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翰爲南宫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宗爲諸王

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可也

雪菴李禪師與余觀柳誠懸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予曰然然誠懸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一時中枯而無物顔意無窮蓋以忠義之氣中貫之故也雪菴為首肯劉太保嘗云中興頌雄偉如驅之一字若千金駿馬倚丘山而立

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将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

譚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一出黄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爾李禪師説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

趙大中庸説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詆見碑文過余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鹿菴説董奉御近贈一歙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説大庾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尚麥

後宋宰相韓侂胄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為放生池詞臣高文

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悞作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佗冑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獸魚鼈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光嘗論玄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有云焚之前殿者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

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姓名至今為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

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盖玄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嵩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又太宗朝蕃王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舁云閣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菴對云物貴

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宋少卿弘道説葬書分五姓九星又有棊旋正式風水土
丈二尺下為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為水龍界過此則吉
又説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甚茂既伐去
紫藤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以往歳改
葬先妣夫人靳氏初啓玄堂其棺蓋露珠交布成文如
所結纓絡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黄蝶飛出其露華移時
方晞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别有記以

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上人説党竹溪未第時家甚窶至令其子為人牧猪

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康節與客遊嵩山中途客指所憇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答曰非不答吾有所俟也俄一葉

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為人伐去占法

蓋取葉墜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顒軒論事顒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槩知

者鹿菴大為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

覩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為默然一座大笑

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黄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

其體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秋澗集卷九十六